

台東天后宮  
滄桑史  
鄭烈



台東天后宮管理委員會印行  
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四月

台東天后宮滄桑史

尋根探源

局長林明和



臺東天后宮史蹟出版紀念

鑑古觀今

縣長鄭

烈



敬題

台東天后宮滄桑史出版紀念

弘珍  
揚惜  
文史  
化料

省立台東  
社教館館長羅朝明



重慶天石亭滄桑史出版紀念

維護文化遺產  
培養愛國情操

重慶縣文化中心

壬午卯月



敬題

歷任主持人



(光緒廿二年~民國廿二年)  
首任主持人張之遠先生



(民國二十二年至三十七年)  
第二任主持人賴金木先生



(民國三十七年至三十九年)  
第三任主持人林江寧先生



(民國三十九年~四十三年)  
第四任主持人劉燎英先生



(民國四十三年~六十四年)  
第五任主持人林錦泉先生

# 台東天后宮滄桑史

陳清正

台東舊稱埤南兜，又叫「後山」，從前是山胞群居的地方，直到清朝康熙年間，漢人才斷斷續續的到台東從事貿易和農耕。根據台灣志的記載，至同治十三年止，在台東的漢人已有的埤南二十八戶、成廣澳（今成功鎮小港）五、六戶、璞石閣（今玉里）二十餘戶、花蓮港四十餘戶。就在這一年四月，日本表面上藉口琉球漁民被山胞殺害事件，出兵攻打恒春、牡丹等地，其實是在覬覦我國「後山」，當時我國督辦台灣海防大臣沈葆楨，洞燭日本的陰謀，於是決定調兵，分成南、北、中三路，鑿山開道，經營「後山」。同年十一月，派南路海防同知袁開柝，率領綏靖軍前往埤南視察並安撫山胞。

光緒元年六月，將南路海防同知改兼理番同知，成立埤南廳，隸屬於福建省台灣道台北府，轄區約包括現在台東、花蓮兩縣，光緒五年，袁同知興建南路廳署，頗具規模，共有草房三十二間，位於現在台東市中山路今縣政府所在地，到了光緒十三年，第八任同知歐陽駿鑑於水尾（今瑞穗）腹地廣大，位置適中，打算將埤南廳改為台東直隸州，而將州署設在水尾作為正堂，在花蓮港設一個州同，作為分州，在埤南設一個州吏目，作為右堂，同時準備在水尾開大港口，沿秀姑巒溪出海，以便利水上交通。他的意見獲得光緒皇帝的准許，不幸，壯志未酬，港口還沒有開成就已病逝了，接著由陳燦繼任同知。軍防方面：光緒九年，鎮海後軍中營由張

兆連提督接任，次年將水尾之部隊移駐埤南，當年的營房在今台東市中華路與大同路、成功路及福建路所形成的方形陣地，現為台灣銀行台東分行宿舍區，臨福建路一段，落差頗大，隱約可以看出當年營壘氣勢。

光緒十四年六月，水尾撫墾總局的委員雷福海，由於征收各處田畝清丈費，稍為嚴格，和大庄（今富里鄉大里村）一個名叫劉添旺的客家人起了爭執，劉妻及其岳母同時遭到拘辱，於是劉添旺便結合張少南、陳士貞等人煽動中路的山胞起而反抗，他們殺害了雷福海並加以戮屍，攻破了水尾營房，劫走了軍械火藥，所有的士兵都壯烈犧牲了。接著，這群山胞又南下攻打新開園（現池上鄉錦園村），殺死了沿途的士兵和農民，七月間再糾合了呂家望（今卑南鄉利家村）等山胞部落，集結了六、七千人，燒毀埤南廳署，圍攻張統領的鎮海後軍中營，當時情勢非常危急，而營內只有三個崗哨，官兵一共才一百三十餘人，其他分佈在營外各地的分哨，因倉卒事變，都自顧不暇，無法支援。山胞用土製火箭，自四面八方攻打孤壘，士兵們挖泥土掩蓋草房，防止被燒，而壘內並沒有水井，官兵們口渴得已經無法忍受，張統領一面命陳添等人臨時挖井，一面指揮作戰，陳添等人拼命挖井，挖了九仞深，還沒有得到泉水，大家都焦急萬分，於是，張統領燒香向媽祖膜拜禱告，連呼了幾句聖母，說也奇怪，一剎那間甘泉立即湧出，軍心大振，但過了一陣子，突然狂風大作，營內煙火瀰漫，官兵們幾乎已經無法防守了，這時張



統領再向媽祖默祝一拜，忽然風向折回，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議。又一個黑暗的晚上，山胞摸黑前來偷營，突然間紅光燭天，照得大地如同白晝，官兵們拳槍百發百中，殺敵無數，使山胞無法得逞（以上數點神奇情節係根據碑文記載）。就這樣苦守了半個月，山胞遙見海上的遠處，有兵艦駛來，漸漸迫近，才驚嚇退却而去，過了兩天，果然台灣巡撫劉銘傳派萬國本、吳宏落、李足明等，各率部隊乘輪船載援兵趕到，而北洋大臣也派海軍統領丁汝昌，以巨艦駛至埤南海面巡弋，並從艦上直接發砲攻打呂家望山胞部落，炸殺多人，山胞震驚無比，數度要求投降未被接受，正要乘勝追擊的時候，前山（西部）彰化傳來情報，發生變亂，援軍迅速駛回，因而才接受山胞的歸正，到第二年才用計誘殺了劉添旺等禍首。民國五十四及五十九年，台東電信局興建辦公及電信大樓動工時，曾先後掘出為數甚多的遺骸，可以想像當年此役的慘烈。上述這一口具有歷史意義的古井，現仍存在，井上並有碑文，是光緒十七年秋，當時經歷（官職）高爵與千總陳鴻江撰書，題名為「靈泉井」，可惜部份碑文已告脫落不全，然而古意盎然，令人發思古之幽情，亟盼有關單位列為三級古蹟，善加保護，永留紀念。

光緒十四年十月，清廷追究此次事變的責任，將埤南廳同知陳燦撤職，調第六任同知吳本杰重回接任，兼統領一營安撫軍，第二年二月，改埤南廳為台東直隸州，隸屬台灣省，並在花蓮設分州，轄境東到海，西屏中央山脈，自北至南，分別與宜蘭、雲林、嘉義、鳳山、恆春等

五縣相隣，轄境達五百里之遙。州署寄治在安撫軍營內，位於今台東市鐵路之火車站，從光緒十四年十二月開始築壘，四周各寬三十丈，壘外並有壕溝，寬約八尺，共建有草房一百三十間，於次年二月竣工，以後歷經颶風侵襲毀壞，多次修建，除火藥庫為瓦房外，其餘仍為草房。日據初期曾引進蔗糖在壘內種植，民前五年，營壘因興建東線鐵路被毀。

光緒十五年，張兆達提督為感謝媽祖於前一年「民番之變」的救助，慷慨捐出養廉俸倡議建廟感恩，並先後得到知州吳本杰、高莊及宋維釗的贊助，而發動部屬及地方士紳，「後山」各庄社募捐，集腋成裘共襄盛舉。同年秋間，派員前往前山採辦各類建築材料，用船運回埤南途中，不幸，遭遇颶風漂沒，大家都感到悵然惋惜，但是張統領並不灰心，再次派員重新採辦，於次年春破土開工，歷時一年而告落成，並於今池上購十五甲水田作為祀產，有當時經歷高爵、訓導劉春光、巡檢陳炳熙等撰碑可稽，並蒙光緒皇帝賜頒「靈昭誠佑」匾額一幅，益增光彩。原廟地址建於台東市和平街之東禪寺，為碑砌瓦頂，民國十九年因強烈地震引起龜裂，才決定遷建，最初由善士吳錦麟先生捐出現址一千六百餘坪土地，並由地方聞人林舍、陳冬路、賴金木、張宜春、林江寧等人，向全省各地信徒籌募經費，按照當時日本政府的規定，凡要發動募捐都要經過台灣總督府的許可，原先申請的發起人漏列了張之遠先賢，而沒有獲准，後來再度申請冠上張之遠一名，才順利獲准，這位飽學而忠義之士，日本政府為了籠絡他，早就

採取懷柔政策，明治、大正兩位天皇，曾經先後召見過他並贈賜御品，而後昭和天皇也曾頒賜獎狀給他，但他始終熱愛祖國，不為所動，表面敷衍，其內心却滿懷光復台灣之志。

該廟總工程費約為當時日幣四萬元，建於今中華路現址，歷時三年，於民國二十二年落成，畫棟彫樑，金碧輝煌、古色古香，極富我國古代傳統文化的特色，信徒衆多，香火鼎盛。前廊正門及兩側旁門的對聯，由張之遠先賢分別以隸、行書體所撰。

正門聯語：

天地鍾靈，猿嶺鯉山朝左右；

后妃顯化，鯨鐘鼙鼓警晨昏。

左門聯語：

天付婆心，駕一葦，御八方，化身海島；

后揮慧腕，掃千災，賜百福，鎮座東臺。

右門聯語：

天命降清廷，御名御筆題龕巖；

后封始宋室，神恩神德載閭闔。

文藻華美，對仗工整，練體雄偉端莊，行書蒼勁有力，渾然天成，寥寥數十字，將媽祖一生

悲天憫人，救苦救難的精神及其無違之法力表覽無遺，令人嘆為觀止。以上三對門聯，經多年修建漆拭，從前筆跡已不復存，現自舊照片中查出原題聯語，已由洪國貞先生執筆重書。自從清廷甲午戰敗，台灣割讓日本以後，台東有識之士，為了保持中華民族意識，表面上以該廟為宗教膜拜之處，實際上則成為漢學私塾及民間宗親集會之所。早年為了倡導敬老尊賢之美德，每逢元宵廟慶，迎神賽會，凡六十歲以上老人均可免費享受酒食，並獲贈豬肉帶回，一時傳為美談。年年相沿成俗，直到民國二十六年「七七事變」爆發，才告中止。

民國三十年，日本繼蘆溝橋事變侵略我國後，又發動太平洋戰爭，夢想征服世界，為了消滅中華文化，瓦解台灣同胞的民族意識，於是在台灣推行所謂的「皇民化運動」，而強佔媽祖廟，成立「皇民奉公會台東支部」，要求台灣人講日語、穿日服、改日姓，廢除台灣廟宇而代之以日本神社。同時，將整座廟宇的樑柱全面漆成黑色，藉資侮辱，引起信徒公憤，憚於苛政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有一次，警務課長井野遵率係長鐘江淵召集台東地方士紳多人，在媽祖廟開會，主張廢除台東的所有寺廟，而改信奉日本神社，應邀參加者有南志信、陳振宗、賴金木及吳金玉等聞人，會中首先問及南志信醫師，南因是山胞，無所謂宗教信仰，回答贊成廢除，第二位問及陳振宗先生，陳因是基督教徒，也表示贊成，第三位問及賴金木先生，賴表示廟宇是大家的，應徵求眾人意見，當時井野課長很不高興的反駁：「不是要問眾人意見，而是要問你的意見。」賴眼看課長神色不對，便默不作答，第四位問到吳金玉先生，吳表示：「如一定要廢

除寺廟，至少應保留媽祖廟和海山寺。」此語一出，激怒了井野課長及在旁的鐘江淵係長，馬上換來大罵：「你知道這兩座寺廟祭祀什麼神？有何來歷，教義如何……。」一連問了許多問題，此時大家都瞠目而視，噤不出聲，吳回答：「我不是教徒，也非宗教家，更不是學者，對這些問題瞭解並不深入。」課長聽了更加怒叱：「你既然不瞭解，何以堅決主張要保留這兩座寺廟？」，吳以鎮靜平和的語氣回答：「媽祖廟和海山寺這兩座寺廟，歷史悠久，是台東民衆信仰的中心，一旦將這信仰中心廢除，民心煥散，如何領導民衆的思想？大凡宗教都是勸人為善，無害於社會秩序，現在戰爭方殷，最重要的是安定人心，團結一致，以求勝利，此特廢廟，不合時宜……。」由於吳君的仗義執言，得以保存海山寺和媽祖廟這兩座古廟，他這種威武不屈的精神，令人敬佩。

為了避免日本政府的廢廟焚神暴政，當時媽祖的神像由某善心人士迎回家中珍藏，得以避過一劫。民國三十三年，盟軍開始在本省各地大規模空襲，第二年三月及五月，更出動一百五十架次轟炸機襲擊本縣各軍事設施要地，當時整個台東街道滿目瘡痍，災情極為慘重，以媽祖廟富麗堂皇的建築及規模，必定是盟機攻擊的重要目標，可是說來奇怪，數顆巨型炸彈轟下，都未能命中，而飄落在廟後的田野中爆炸，除了受到一些碎片擊中牆壁外，其餘整座廟宇安然無恙，人人都感到很驚奇，從此大家更敬服媽祖的神力。

新廟落成後，首任主持人張之遠先賢因年邁功成身退，由地方士紳林舍、陳冬路、林江寧、賴雙喜、吳金玉、劉燦英等公推賴金木先生主持廟務。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後，賴君等士紳發起募捐將廟宇重予整修，於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完工，重燃香火。賴君卸任後，由林江寧先生接任，民國三十九年，賴、林二君相繼去世，而其後由劉燦英先生主持，不幸，民國三十八年河山變色，政府遷台，為安養傷殘官兵，遂借廟設置「國軍臨時教養院」，該院撤銷後，為協助政府照顧榮民，部份廟舍借予榮民暫住，因而善男信女，欲前往廟宇燒香膜拜，頗感不便。民國四十三年起由地方名紳林錦泉先生掌理廟務，並於民國五十一年十一月主持祈安清醮，民國六十三年，林君發起各地信徒善士募捐，將廟宇再予整修並主持平安醮。民國六十五年四月，奉台東縣政府指示成立台東天后宮管理委員會，推選林錦泉先生哲嗣林獻堂先生為主任委員，洪國貞、林春松、鄭裕新、李地利等十九名為常務委員及委員，高心正、林金利、陳秀斌為監察委員，致聘洪國貞為總幹事，大會並通過組織章程。民國六十八年元月，該廟為整頓環境，由委員會發起募捐，共得款新台幣貳佰餘萬元，在台東市勝利街二十四巷興建十八棟民房，安置廟中暫住之十八戶榮民，榮獲省府林主席洋港頒給「熱心公益」匾額一方以為獎勵。

溯自建廟初年，在今池上購置之祀產十五甲木田，曾於民國四十二年為響應政府土地改革「耕者有其田」政策，放領給佃農，僅留約二分之一畝零地，而轉購水泥、紙業、工礦、農林等四大

公司股票，其中除水泥股份每年稍有盈利外，其餘毫無利益可言。自蔡氏暫住廟舍收回後，釐訂擴建計畫，乃將全部股票出售，共得款新台幣貳拾餘萬元，再由各委員及各地信徒善士樂捐，先後完成前門巨型牌樓臺座，廉樂台貳座，大殿左右增建「展鐘」、「暮鼓」二樓，並將庭院全面鋪設拍油，總經費共新台幣叁佰餘萬元，至此環境煥然一新，美侖美奐，香火復盛，信徒益增，而為東台灣首屈一指的宗教信仰中心。

以上所述清朝台東轄治變遷與媽祖廟興建滄桑曾參考：毛利史郎著東台灣展望、台灣文獻會編台灣史及台灣開發史話、胡傳著台東州採訪修志冊及其在台東日記、陳英著台東誌、台東縣誌卷首，文教志及大事記、吳金玉著九十自述等書並先後訪問吳金玉老縣長、張東冬老太太及其子陳富基股長、前台東電信局張登雲局長、賴清弘先生及其母，王玉田、簡德培先生、吳敦善課長、潘永昌主任、李金發先生、陳金榮主任、林興得先生、鄭裕新里長、林春松先生、洪國貞先生、劉清雲先生、李地利先生、王金枝女士及已故老人會秘書陳謙和先生等，並實地探查求證，彙集成篇，冀以喚起我縣民，由了解這一段珍貴的史料，而效法先賢歷盡艱辛，開發台東，不屈不撓的偉大精神。

## 附記·昭忠祠由來

一〇

昭忠祠係光緒七年，卑南廳南路理番同知袁聞拆為紀念開發「後山」死難之先賢烈士而建，原祠在埤南寶桑之東海濱（今台東市精誠路福安宮），除供奉神主牌外，並錄官銜、姓名於冊內。其籍貫、立勳事蹟與入祠前後次序，因光緒十四年「民番之變」，紫卷被焚而無可考，原來祀奉先賢烈士名位列於後：

提舉銜，候補通判，辦理營務處湯承。

綏遠左營，左哨哨官，陳維禮。

知府銜，南路撫民理番同知余修梅。

福銳左營，左哨哨官，副將李東來。

同知銜，南路同知鄧厚成。

總兵銜，儘先補用副將，果勇巴圖魯石得寶。

知府銜。南路理民撫番同知歐陽駿。

綏遠前旗，中哨哨長，世襲雲騎尉羅定國。

同知銜。後補知縣，招撫委員陳昌言。

綏遠左旗，中哨哨長，把總趙昌幼。

幫帶海防屯兵花翎參將李得勝。

練勇後營，右哨副哨長，軍功楊立標。

知府銜，代理臺東直隸州知州，同知高焜。

練勇後營，中哨正哨長，軍功江少華。

武功將軍鄧炳南。

練勇後營，左哨副哨長，軍功周開嶽。

幫統後軍張吉祥。

福建陸路提標右營，把總楊飛高。

振威將軍劉得勝。

試用從八品章望。

北路副將周維先。

北路總兵唐贊。



光緒十九年八月初二，被強烈颱風吹倒，暫移祠中神主於媽祖廟之旁，同年九月十一日，由當時台東知州胡傳（胡鐵花）於今鯉魚山麓（現忠烈祠左側）破土重建，翌年五月十四日完工，為磚砌瓦頂建築，胡知州自撰二聯

其一：

蟲鶴昔同怨，瘴雨蠻煙何太酷；  
牲宰今共享，青山白骨有餘榮。

其二：

冒瘴開山，已報群番同雜髮；  
登高攬勝，永看萬水此朝宗。

（首字「冒」疑係「冒」之筆誤，據胡傳著台東州採訪修誌冊疆域篇有「冒瘴深入，扼要設防：」之句。）

十月間再作三聯：

其一：

人能為王事，死邊遠瘴鄉，豈非志士；  
我改作新祠，得山水佳處，期慰忠魂。